澤堂集 別二

疏 劄 啓辭

疏下
丁丑春在永春待罪疏
己卯秋大司諫辭免再疏
庚辰春辭大提學召命疏
辛巳五月吏曹參判時待罪疏
辛巳五月辭職密疏
論科擧獎端疏
辛巳請速出文衡交代仍乞遞兼任疏
壬午夏兼職辭免兼陳史事疏

甲申二月瀋陽賓客請行疏

甲申八月陳時務疏

甲申至月吏曹判書辭免再疏

乙酉正月吏曹判書辭免六疏

丁卯在江都陳時務疏佚尾

癸酉四月在鄉辭職論事疏佚尾

壬午冬擬上疏

甲申八月疏初草末款

乙酉冬擬上疏未脫藁欠尾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三

疏下

丁丑春在永春待罪疏

伏以臣在圍城中因探候人徐欣男聞兵火及於砥平原州聞問其地名即臣家屬所避匿處也臣母耋年久病常時不能開戶設令得免鋒刃必已顛仆不救若闔門不幸誰復爲收拾遺骸者臣心事罔極不敢行公有日矣及　大駕出城時臣不得叅二百員之列一日留在城內又因走回人知欣男聞見不誣俄聞家里親屬有被俘過城底者臣荒亂罔極之中

直欲奔赴尋覓以奴子名呈狀于京畿監司望轉啓此意則監司題送云狀　啓無路當於朝廷親自進告云臣得此待曉即出敵兵尚有未收者臣徒步間行三日而僅達砥平家山則聞老母僅已得脫轉向堤川之路而其生全與否則未之聞也臣既已出來不得不轉向前路今月初八日始得相見於永春窮谷中則老母顚頓逋播之餘四肢不收一息尚存誠非始慮萬一所及也臣之一子先送江華聞有贖出之便而亦未暇顧一子稍長而因事旁行誤犯賊路不知死所老母獨挈一病婦塊處荒絶之地見臣

抱持嗚泣願少須臾毋去了我身後事臣不忍即訣
別捨去仰天搥心不知所適矣竊聞山谷間傳說敵
兵尚未解去南北兵仍屯龍津未知的否日夜心腐
臣既未能隨衆入城又未即還趍　闕下竊欲移置
老母於近京之地然後上去則淹延時日京信杳隔
臣心罔極臣罪萬死伏願　聖慈治臣徑歸之罪先
削臣職名使白衣待　命容臣處置老母以活嫠老
之命臣不勝喁喁仰望臣瞻傃　北闕痛哭而已不
任惶恐隕越之至謹昧死以　聞

己卯秋大司諫辭免再疏

伏以臣跋曳上京已知不免乾沒從事也不意宿病有根外感挑熱支綴之餘喘息欲絶冒上辭章罪合萬死而　聖度優容溫旨特降不許遞免使之調理臣誠惶恐感激不知所云第念今者　聖候尚未平復至有移御之擧國有大變罪人未得中外危懼莫此時若而臣職在諫長久稽出謝百官之起居三省之會鞫視若他人職事罪戾已彰彈責將加亟欲扶曳詣　闕則熱塞迷悶臨出復已草土之餘有此大病計非旬月可得調治臣之狼狽極矣設令蒙沐恩造登時差愈臣之情理又有所大不安者近来士

大夫終其禫月不立朝班此本古禮遺意故館學儒生終制之月不敢赴擧已成規例臣冥頑無識雖不敢以禮文自處方在諫臣之長　筵臣之次人所標望易爲嵩矢而乃獨忍凡人之所不忍冒處榮顯出入論議則豈不爲　聖朝孝理羞冕而將何以正人之不正乎伏願　聖明重加垂察憐臣情勢有不得已亟　賜鐫罷毋曠臺閣重地以幸公私臣不任惶悶祈哀之至謹昧死以　聞

庚辰春辭大提學　召命疏

伏以臣於今月二十五日在砥平祗受二十二日成

貼有　旨以臣爲大提學　世子回還日期已有来
報謝恩文書當爲前期料理令臣斯速上来　除命
隆重榮　召特下即宜趍詣謝　恩供職而第此文
衡再任在臣分守與朝廷事體有决難承當者不得
已而略陳下情恭禀　聖裁臣不勝惶恐焉臣之辭
朝纔浹旬日前大提學臣李景奭時無病苦有何闕
失而無端辭免遽蒙　俞允此必有由然矣景奭自
前冬力辭此任其疏所謂人以爲不能又自有其人
等語皆指臣而言而其實有不然者自古文藝之場
羣咻所集而我國文衡之任管轄甚衆前輩之膺是

任者無不被人指摘其所流傳譏誚之語雖累百年迄今猶存而未聞當時有緣此爲去就者矣況今薄俗易動浮議成訛而景禴從後進被擢柄任特異設有一二人不根之談茲不若贊譽者之衆也而謙謹所畜搤挹已甚自臣入朝便懷推遜之計累疏固辭顯有屬意由此惹起人言轉增賢路賢臣又不理於口流言交搆至以爲臣有攻貶其文之語挾逼其位之心臣嘗苦口辨釋而終未見信今乃屢瀆 天聽必遰而後已臣雖老昏無耻有何顏面冒當其代乎且景禴弱冠之年詞藝已成前輩大手靡不推伏臣於

其時已無間言及與同朝前後課製臣多居後今已積厚練熟光煇華茂受任四年大小辭命周盡無欠大臣議處豈有誣罔比之淺薄襃謁如臣等輩不啻高數等俊令臣方忝本任亦當舉而自代今若冒嫌諱拙攘人歸已則自此人言之来臣當替受不但文字之病必並與心術而攻之臣何敢一日自安終亦轉而推他而已昔在 成廟朝洪貴達久典文衡時有動搖之議 成廟務鎮浮躁 特命終其身勿遞故貴達在任二十餘年名實無加損至今傳以爲盛事今之巨弊莫甚於清官數遞而浮議橫生以至侵

撓文衡又使無狀之臣犯大嫌而俑後弊國家事體一至於此臣實寒心伏願　聖明察此事形亟收成命還授景禧俾勿推辭爲國任煩不勝大幸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辛巳五月吏曹參判時待罪疏

伏以臣於頃日登對時竊聞大臣啓達掌隷院推刷人等有寃抑狀而但指官婢交嫁子支等事則實非大寃抑之類也臣於隷院事本不欲挂口而心知實狀不敢含嘿附陳一二段以補大臣所論之欠而已伏承　聖教深以該吏符同弄姦爲罪臣以其時

官負自切惶悚泯嘿而退始閱其前後文案然後知臣所論亦自未免錯謬該吏被究實非本情不得不冒死上瀆焉上年推刷結末時臣自鄉上来漫不省其事下吏亦無来言者矣四月間連接各司提調皆言推刷成冊太半虛錄送院至於被擄死亡人等前頭若被侵責恐有騷亟臣即問于書吏曰本書亦有此弊乎吏曰新加現十四人中五名則待年之類本書已知之矣九人則被擄死亡無蹤可尋而緣隸院督迫郎廳押送文書已久矣臣謂郎廳若知實狀何不力爭而乃押送虛簿耶此甚非矣吏唯唯而退今

考文書初則名下懸錄擄死之類而被他退送之後以虛錄押送者不但郎廳爲之也前後皆堂上所手押也盖該院啓下事目內無公文者以時存合錄而不許其懸註成冊故也此非但吏曹然也臣所管弘文館承文院亦然也他各司有多至四五十名虛錄者諸提調所言皆然也其有堂上郎廳押送文書盖莫不然也凡吏弊姦在於貨利而此則諸司通共奉行事目之政決無暗昧變幻之端可見矣下吏當初言之不詳臣又錯認妄論使無罪該吏獨陷刑法他各司又不與焉則當此審理之時豈合重有此

事乎臣累承　聖誨每思鎔改而於心猶有介然者故不覺造次矢口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者臣之謂也伏願　聖明先治臣妄論之罪使之退省咎愆且於名實是非之際更　加三思俾無冤枉以累　聖政不勝幸甚臣不任惶恐俟罪之至謹昧死以　聞

辛巳五月辭職密疏

伏以臣今因自藩出來官官緊閭前月初鄭命壽來言于館所諸臣曰本國朝臣有李某者黨護金尚憲諸人建遣慷恩君製其奏文謀欲陷害吾輩此人在朝當做不好事必以鐵鎖拘置北館然後無虞云宮

官咎以李某遭喪在鄉未聞在朝則鄭譯云或爲大
司憲或爲吏曹嵓判無備邊堂上何可諱也又云如
是來言者非欲卽擧其事此言傳播國中而幸諸王
未聞欲其此後謹戢矣及貳師入往追探其意則亦
如前說應之云竊料鄭譯之有此說蓋信聽行言實
懷忿憾先爲恐動之說欲臣之不預朝議而基後日
刻執之計也此事曲折宰臣合卽馳啓使臣自處
而猶未免時俗嫌疑反爲戒諱故臣邈不聞知揚揚
出入廟堂適以增彼疑怒臣之罔生微命萬無足
惜其於國體豈容復有前日景象也又聞藩中彼言

以爲我國近來事皆帖從此乃異議諸臣拘繫之效大勝於　東宮大君見留云其揣摩陰巧益思齮齕之狀槩可想見前頭若有一事稽通一詞違迕則臣之繼踵於朴潢之行無疑矣臣之疎迂於備局事務本不近似加以年衰才盡短於撰述槐院文書動見錯謬榮官顯秩摠爲薄福招災之矢的其在朝廷有損無補亦已久矣玆不得不秘陳情曲伏惟　聖明垂念將臣本職及兼帶文衡　經筵備局諸堂上之任盡行罷免俾就閑散以沒痕迹以紓禍機實爲公私大幸臣無任切迫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論科舉獎端疏

伏以臣前忝文衡兼管館學竊見科舉規例差謬有合變通者欲於秋試臨期與同僚商議　啓稟而今臣已遞厥職不及與交代相付屬區區所見敢此略效矣監試書疑傳襲僥倖之獎朝野咸欲變革久矣往年主文之臣建請兼取五經義而義題則依中朝書義題只拈一句試之爲便其時臣亦倡助其議幸得歸一　判下行之一二試士子之業行文者頗得奮才積久蹈襲之獎洗然將免人咸宜之不知其後何以鑒開別意以爲五經中抽出一題乃舊例也更

爲定式而行之此非但舊例實不然以理勢推之則尤有大不然者何也五經淹貫乃大儒終身之學也國試及第講經是秀士大比而所試不過三經而已今以盡通五經責之於監試幼學之類決無是理爲舉子者若不預習五經而入場之後猝遇五中一抽之題則其惶惑自必矣自此以後舉子仍舊爲書疑蹈襲之計而不復習經義使恰好之規旋歸虛地甚可惜也況自　祖宗朝迄于當代五題並出法例已行爲試官爲士子者孰不知之只緣中間試官怠棄經業慢忽國試例以前塲已試對句之題疊出充

數而不取其作故舉子亦專趨書疑而經義則但備
裨篇其苟且無據甚矣前之建請變通不過整頓舊
法矯正末失而事已得宜矣若今之所行則獘習依
舊而法意大乖臣實未曉其故也今宜申飭試官併
出五題切禁陳疊舊題則生員試僥倖之獘可以永
杜矣臣又竊見及第會講之規自前易經倍數計畫
者以其音釋章句最難誦貫故也今則易文新口訣
平平易誦而所謂傳頭文字者舊則多至數行今則
不過十餘字甚至四五字而謂之中格自是舉子利
其便捷皆捨春秋而習易務求倍畫頃見居泮儒生

數十人中治春秋者纔一二若此不已則春秋之學不久而廢絕此則非小故也故識者之論以爲易講若不倍畫則其誦習難易與春秋略等一偏之弊可矯而春秋之學不廢矣此二事在今艱危之際似是末務虛文臣意科舉取人不爲則已爲則僥倖之弊不可不慮愚臣猥論惟此可以容喙玆因辭免疏上輒忘僭瀆而附陳臣不任惶赧之至謹昧死以聞

辛巳十一月請速出文衡交代仍乞速遞無任疏

臣受暇修墓因病滯鄉致違程限自貽瘝曠罪固大矣且臣寓家京內爲此棲遑險蓼之蹤進退俱妨混

迹隨行私計亦便以此亟思扶曳還趨心切耿耿顧
臣寒熱痞隔之症已五六年日以益痼今夏添患入
冬增劇深房牢閉爐火四周小有發動輒復交戰鞴
馬將出抱枕還休者數矣非得日晷稍舒決難道途
顛頓臣之狼狽到此極矣峽居頗僻京信罕至晚聞
大提學之代尚未差除而大臣又請待臣上去議薦
然後方爲圈點云以臣稽逋之故久閼主文之任臣
實惶惑措躬無地竊惟大臣所引一款殆是近例或
然也若以　祖宗朝事揆之則昇平無事職官稀遷
文衡之任非物故罪廢則雖至議政不許遽改臣先

祖臣行以領中樞府事猶帶文衡及至被竄之日並行削奪而金安老以吏判代之彼時前任之臣金勘申用溉南袞去世已久拜罷歲月具載可考安有曾經者爲之舉薦者哉況以事理推之文名高下時望通塞最易辨識　廟堂寧有不察者乎若云非其先進而預知評品爲可嫌則許多圈點之人豈盡原任文衡者乎況臣於前疏已舉前薦人姓名則　廟堂不無採用之地而必欲使前任之臣躬詣　廟堂口薦交代則是乃創改新規本非舊例明矣今臣雖上去不過僵仆私室耳躬詣口薦則勢必不能伏願

聖慈垂察明據　祖宗朝舊例使之速爲差出毋令久曠重任不勝幸甚且臣所帶　經筵春秋　宗廟署承文院提調等職俱係顯要且迫褒貶尤難曠闕至此之久亦望　特許遞改以便公私臣不勝惶悶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壬午夏無職辭免無陳史事疏

伏以臣積傷夙病調救失宜自去年夏閒熱上頭痛之症始重必有煩動輒復增劇至今年正月因外感挾助加重自三月初頭齒連痛日夜作苦雖有升降進退不過一伏時閒歇而病根既深醫診皆誤服藥

受針舉無其效食飲拒口起動須人足不出房閾已三朔矣惟念臣所帶館閣無職雖無卯申之仕終不得一日行公則尸素之罪大矣況清顯之秩責任甚重必用時仕當事之臣膺簡擢銜以為重此朝廷事體之當然決非病坊中人所敢叨竊以自大者也臣曾以此意上瀆而未蒙　允許惶恐不敢再請意謂病或差復供職有日今一向沉痼惟待死期病殆之狀朝廷共知伏望　聖明垂軫事體之重亟　命遣臣兼帶同知　經筵春秋成均館等職以便公私不勝幸甚抑惟臣前日所言史事特因當初　啓下事

意敢陳便宜易就之計耳非欲自手擔當了得也今
臣兩目已眚四肢不攸雖尋常書札不得已而爲者
皆倩人代草其於汗竹之役此生已矣且主文之臣
職事鞅掌無暇於編摩而他僚亦無自任者則此事
已歸於虛擲臣猶一念耿着敢此附陳愚見矣竊稽
中原史館天下文書畢集州箴野諺靡不兼攸故全
史所載粲然咸備者以此我國之制雖不及此　列
聖實錄中並傳當代著述如治平要覽在　世廟實
錄中亦一例也臣於甲子春親見故相臣李廷龜以
某日記出示且曰吾欲傳寫一本藏於史庫臣荅以

不但此也他日記亦可收藏云矣其事雖不竟臣之創意於此事則實由故相之言啓之也區區愚意宜及此文書未盡散亡姑取其表表見行者傳寫校正付之史庫別匱以藏庶幾後來有擔當者出得有所據而删定也今上番史官終日閑坐足以委任校正六承旨長在內省亦可隨時程督此則不煩諸堂上會坐而可就也此規一定則史官例任此事隨所聞見續次收拾則　中朝史藏之盛亦可幾也目今所可變通者春秋館職有兼無實體統不重常時只以下番記事官一員寓直政院獨當苦役無復衙門貌

樣一束紙一使令並無出處乃以域中大柄千古事
業視爲一介新來曹司之任盖史館體面之毀其來
已久矣去年夏臣一番會議仍以收合文書名目分
付關移已悉矣而今只有兩册收納云則本館號令
之單寒盖至此也今宜稍革前弊明行罰責使該曹
該道頗知史事之重自　上亦須時加省問有所勸
懲然後庶幾漸復史館體面之重春秋勸懲之義不
全泯於晦塞之中矣臣以垂死餘喘聲氣僅續撥困
草疏所懇祈者只是遞免兼帶職名而乃復旁及史
事語無倫次瀆冒之罪實爲不韙只念前日已奉之

聖旨恐歸虛地惓惓陳列止此而已伏願　聖明並賜財擇焉臣無任惶悚隕越之至謹昧死以聞

甲申二月瀋陽賓客請行疏

伏以世子賓客官清任重臣之叨冒可謂倖位然臣既久叨　經幄則攸體銓法實不至濫故臣敢不辭而就矣今者仍任任統臣蒙減下之　命而銓曹入啓之辭以正二品副賓客有違近規爲言此則臣不能無疑矣夫副賓客之不聞於正從二品古法也所謂近規者入藩之官初以清望未洽者差送國言籍藉臺論隨發或云用罰或云始柔清人亦聞而非之

此豈可遵之規乎臣於己卯冬終喪入朝即言於銓曹願以身當之臣非不讓也清望已極不敢任便避嫌臣子分義當然也其時大臣以臣爲才踈而抑之未得首擬臣又慚惧更不得自願矣今也顯然冒據其任旬月行公而入瀋之苦則使他人當之可乎臣雖不才粗解文字講說規益差有寸長廿餘年立朝位望之顯　恩禮之重豈任絖辛啓榮之比而二臣衰齡又過於臣臣雖抱病二年之間冒寒北驅衝暑南行皆迫於簡書得免顛殞何獨於此行有所厭避乎吏曹　啓請遷就於决不是之近規有若曲爲臣

地者然臣之平日區區所懷無路自白尤人而效之又有甚焉臣何顏面更立於清顯之列乎伏願 聖明俯察政體事理勿令改差使得陪從入藩俾展犬馬之勞不勝幸甚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謹昧死以聞

甲申八月陳時務疏

伏以今年逆變國朝所未曾有刑獄得中比古尤難臣以憲長首叅鞫廳雖積切同仇而志在審克區區竊欲終始其事大小文書無不諦觀矣不意臣賤疾卒剝曠職是懼冒煩辭遞不獲見其結末是臣罪悔

之大者也仰惟　聖上德意至厚威怒不遷溺天大逆之獄數旬而畢漏網反側並沒痕迹雖有一二文士親近株連者人多稱寃既被寬典屏裔而止亦豈無辨理之期也蓋其發覺平定無非　聖德所包此宗社靈長之福也獨方天壽事狀與初所聞不同有締結同惡之情而無表著捕賊之迹似當於完獄之啓更爲稟處而至於全釋此乃鞫廳未知其實故也臣之再入臺也適值亡命賊捕訊之舉併論天壽事致其鞫死此則公議所同然也臣去臺而金礪器之論繼發礪器之名出於告招自　上亦致疑於砲聲

然礪器於春初既發親逢漢人云云之說則事情差異砲聲之疑大臣不欲究覈以擾邊情臣亦以爲其間這樣可疑之端非止此一事故不敢舉論非失察而然也竊聞士夫間遊談則以臣參按大獄一任踈緩礪器之罪不卽發舉亦其一也且以爲德仁實參初三日犒宴而臣於始初昧於併舉又有一種之言謂臣不當追論天壽於獄竟之後致此獄事蔓延此於緩急輕重之間臣皆有咎然臣所見如右而大憝之罪充塞天地不必更贅以失實之言也惟獄事滋濫從古所戒若續續抽論則惧者衆而危端起矣此

聖上所惕念處也獨念臣在臺時與同僚相議欲
合 啓依允共進一劄以爲 聖明念亂圖治之一
助矣今雖已免言責而忝列六卿出入 廟堂職當
先事有言敢用略舉前所思議及今所憂憫之數條
以備採擇焉竊念大臣內叛腹心携貳此亂亡之兆
也 殿下宜 下教中外責已求言以爲懲戒之計
而今則有司只請設科取士此朝廷之所未深思也
國家法制兵曹專兵政摠府專宿衛而已今也都監
軍扈衛軍官 御營軍局出身凡四營不屬摠府各
專號令邦畿百里之內旣有摠戎使又有水原防禦

南漢守禦江都留管水軍統禦各操兵柄不相統屬而南漢則號爲上司勢埒京都此等設置本以增守衛固根本而適使凶賊餌誘爲亂由制兵之失也愚意都監　御營入番之軍則屬之摠府扈衛局武兩廳則悉皆罷遣而或依　先朝武勇廳例輪次上番而疎其數則可以省許多廩料而種種弊端十去八九矣畿內諸鎮併於摠戎使則庶幾體統專一號令不紊而亂略亦未得恣行於其間此外修宮城鍊衛卒以爲應變之規亦似可議而非迂儒所敢言惟是不戢自焚之患弟子輿尸之凶乃通古大患不可不

惡議以爲貽燕之謨也惟　殿下之留意焉又有大於此者土崩瓦解之憂士大夫言之久矣至今牽補拘係者此由國家基本深厚非今日人材政事有少斡旋維持力也自　上稔聞狀奏間危言過慮已多矣到今雖有其言而不免情意間阻其無乃以爲不足恤耶以臣愚迷仰觀俯察所謂土崩瓦解者似不出年歲之間何也頃聞識者之言則兩西策應尚可一二年支持者此有實見得而云也今者事機大變以一千里供瀋者三千里供燕則是一二年之力盡於一朝也兩西之崩解推此可知而三南財賦徭役

必將盡轉而西補則是不能數月支也且畿東之民困於站役散民從而相扇與湖界同俗山谷之間往往有盜穀爲名者士着僅存之民一步翻轉則不但潰散而已也舉此一隅他道亦可知也　廟堂又不量此勢岌岌而徒以供藩者供燕又加一節不待詔勅須慶而先遣賀使若準此不已則自此開端冠盖相望於關磧之路矣其何以辦應乎且欲膠守前窠只以與藩行者與燕行則夫馬脚力必不能達雖幸得達必不能還此童孺之智可以預知而備局談笑指揮若無甚難者此尤未可曉也獨可一段覬幸者

清國視我爲外府欲其保存不亡的是本計也今之計莫如以實心相待勿用虛文漸開減省之路而一邊廣收羣議大作調度預爲通使待客之恒費毋徒諉諸該府該道而不措一策任其傾覆則庶無朝夕大變其亦可乎臣每入備局叅署公事所見皆凡常回咨而略無詢咨講究變通布置之意惟簿書期會是促如從善用長救時應變之術則又邈然胡越矣所謂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者其幾是歟臣本愚狂四體不牧雖以憂國之心妄談得失於　廟堂之上人皆倭其無實而嫌其間已孰從而信之所恃者

聖上至公無我察言用中未嘗以人而廢言故不忍不言而卒有是言以爲之兆區區所懷豈亦止於是乎臣不勝惶恐隕越之至謹昧死以　聞

甲申至月吏曹判書辭免再疏

伏以臣於賤疾危劇之中猥蒙　擢授隆委之　命揆諸愚分有萬不堪持此病狀就職無期猥陳辭疏亟望鐫改是臣區區血忱而病久神昏辭不達意恩旨未允榮諭曲加臣又惶惑不知所以自處連日調袂所患循痼稽謝曠職罪當萬殞復不得已冒萬死伸一言伏惟　聖明少加察焉臣之得病根因前

已屢陳今不敢更瀆盖自喪亂之初寒熱之病聚成痰腫逾年而始潰其間用峻藥百數十服攻伐真元不能收拾而已卯入朝承乏供劇勞火挾作自辛巳夏重成頭痛熱上輒劇百藥無效惟於温房深室脫略衣冠輾轉枕席謝事息念至于旬時方始間歇前後辭職做慢負罪者皆以此也自上年秋寒熱陞降之間稍濶臣亦每煩辭免爲懼本職之外無仕史局無日不上馬作勞日漸積傷重發於鞫廳之仕自是公務日堆而危症旁疊一襲寒氣暴成大熱種種痛苦比前倍蓰此同朝僉類所共見知莫重莫顯之職

任豈可視同軍職遲留瘝曠以速罪戾哉抑惟臣不才無能潦倒粗踈自出身初已爲人指目標榜久矣當 聖政初載驟躐清顯臣卽愧懼循墻之計數矣然而朝廷有取於臣者文字小技耳伊時重臣崔鳴吉張維等遇臣最厚知臣迂拙不曉事情戒以專意辭命之學勿妄干世務鳴吉則至達於 榻前矣臣深以二人爲知己服其所戒絶意時世事務而臣懶於讀書年與才退亦不能進益於文字只以受西班祿供槐院之役爲才分職任限量矣不幸文衡數闕乏人以臣叨忝則提衡羣彥表率多士决非沾沾覷

文字者所可望朝家之選任已大錯矣今者朝議以
臣久忝文衡合陞正二品屢擬於正卿　聖上意其
時望果合擢用而姑試之究其實則文字虛名所致
而已當今國家用人之失言者多矣然其倚虛打乖
未有如臣所蒙者也臣之不堪銓注難容一二自列
最是精神昏昏健忘成病大小官員在任及需次之
人一切蒼然姓名且不能記況論辨其才否善惡乎
況望求訪疎外節次稱量隨闕注擬乎惟於名官名
字面目或略識之而時望高下物論優劣尤昧昧莫
省若經一二政事則臣之敗闕即現出矣然冢宰大

任初不慎簡任其顛沛陷於罪案則不但爲朝廷羞
況當萬目所瞻衆口合吹之地若每遭彈劾而去則
繼之者雖賢且才必有撓撼者出而名器遂輕矣且
臣自己卯還朝私心內省竊以出入　廟堂空談誤
國爲刻骨之恥就其中擇其力分稍可辦得者以修
史一事爲請而因循歲月至今未就自頃日親承
聖上專委速完之　敎臣更爲激昂擔當而入秋以
後臣病如此雖稍有間輒爲公故所奪史局之坐比
前益疎今若添以銓曹之務閒日開政酬應百端則
何暇復窺筆札乎臣兩目漸眚夜不辨字若更五六

朔則雖復就閑目力精力已不能逮竊恐此事遂廢爲千古之恨臣之罪爵結悶切到此尤甚伏願 聖明察臣非分濫叨之罪抱疾供劇之難憐臣惓惓汗青之志第遞臣銓曹之任俾之守拙分專素業並賜全保微命得免顛仆不勝大幸臣不任血泣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乙酉正月吏曹判書辭免六疏

伏以臣愚不勝任病不堪劇前後呈疏自効無非中心所紬之誠言衆目咸覩之實狀意謂必蒙 聖明洞燭而矜許矣因循至今罪負愈積此由臣心力懦

怯每以煩瀆爲懼不敢連章陳懇故也人之視之或以爲虛讓宜矣今且徒煩一疏　温旨未允亦當因舊冒昧而止竊於其中有萬分未安者自　上每論治道必以慎簡守令爲先務臣一生居鄉每見州縣非人害及民生尋常颺說曰銓官不擇守令必殃及子孫矣今當此任豈不以此爲第一義乎奈臣心識昏陋手段生踈纔行數政敗闕立見上負　聖明下孤夙心臣又何面目更坐政席每每做錯使　殿下赤子重困乎前日臣曹因侍臣獻言將修明薦法臣亦面陳便宜欲就節目中處置得宜使可施行則臣

亦可以憑據注擬庶得抑塞奔競少紓衆謗矣既已
允下而至今未有覆　啓並與年例之薦而倚閣此
又臣之不安於心者也臣自　龍飛之初獲忝侍從
于今二十有三年矣其間愚妄負犯之端非止一再
輒蒙　聖上曲成之恩罪罰不加身名苟全臣常感
泣自幸不料垂死之日叨此崇重之任覆餗之凶負
乘之寇皆所自致尚誰咎哉伏願　聖慈特加憐愍
許遞銓長之任俾專修史之役則　聖上之恩禮有
終微臣之分守得宜公私兩便不勝幸甚臣無任惶
恐隕越之至謹昧死以　聞

丁卯在江都陳時務疏 伏尾

臣伏以禽獸制命之辱適當 聖明之世此我朝二百年所未有之變也而 聖上俯從 廟議姑就和說臣方在分朝意謂 殿下不過爲一時緩禍之計耳必將卧薪嘗膽縮衣節食大修兵務改紀國政以當前頭再噬之患此自 聖度內耳今者兵務無所施措國政無所弛張上下大小安坐耗食始聞賊變但命徵兵矣分朝矣 遷幸矣 下教罪己矣今見賊之自退又但罷兵歸農矣撤還分朝矣遣使問民死亡矣今又議還都矣此乃文具之當然非經略變

通之大者特其名號佳耳以此而欲當莫大之勁寇
弭百六之厄灾豈非千古之一拙也哉至於還都之
舉則於義似不可已而究其實則亦有大不便者夫
賊之敗好再犯不待知者而知之也但未卜今冬與
明春早晚間耳　殿下既知京城不可守不憚去
廟社遷幸於此所當劃即經紀以江華一府擬漢城
府永蠲徭役使居民忘苦區處百官居止使來者如
歸廣漁採通市易　御供官俸一如京城之制設海
寨具戰艦分列屯戍廣設器械永爲居守之地要不
過旬月間施設而今則以江都爲數旬住劄之所凡

百支供皆責於本府又併定於本道有若列邑待別星者然百官家屬軍兵人馬混處城內侵害萬端使一府一道咎怨喧騰及今寖通殆猶未晚而朝廷遽以還都爲請臣不識朝廷之與虜和者是真結情好可保數年無事耶抑猶未也還都之後文具漸復宴安日甚中國聞之必以爲德其和伊賊聞之必以爲聽其指其無濡忍之志報復之計已足羞愧而一朝虜更長驅則臨津以北無復關防顚沛之勢必百倍今日誠所謂奉虛名而受實禍者也設令　車駕直還京都以慰慈殿　三宮且宜仍住分百官之半建

爲陪京急速施設猶恐不逮若止如今但設一經理堂上則是不過如前日李時發勾管而已有何便宜事力可以辦此乎且江都雖有海險然不可恃此而爲安必得數萬精兵可以進征而退守顧今之所謂兵者民也非兵也無甲器非兵也無技藝非兵也無棟選操練非兵也無賞罰紀律非兵也設使此四者皆有之而然且不知方不嘗敵則雖可謂之兵未可謂必勝之兵況皆無之而可恃而當莫強之寇乎夫兵死地也不可人人而責以忠義非有大利於兵則蚩蚩者孰肯衽金革習弓馬應棟選服軍律自蹈於

水火乎前日大臣　啓請抄兵意實在此而　殿下疑其騷擾然臣之意以爲此乃永無臨急騷擾之便也況今內外各衙門永屬牙兵軍官之類目前亦可抄選如湖南募勇之類亦非專是農家此時亦可招募束伍抄選頗以浩大若逐州逐縣以募勇之法選之則人自願從必無驚擾願　殿下不惜減田結四五萬以安其家捐賞帖數萬以勵其勇三萬精兵不難辦矣然監司既以兵爲諱兵使又不得人則抄選冗雜無異於前日宜開體營於三道之交雖監兵使奉其指揮而必須稟報便近閱視無滯方可以激勸

壯勇均施賞格造給兵甲嚴加訓鍊此是大計不可以使命徵費有所持難也雖然國家財用常患匱竭今者兩西已失所恃者三南耳乃欲減田結四五萬不稅辦穀萬兵餉資之資此有司之所不能堪也蕭何之言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今日國勢十去八九腥膻之污塗炭之慘雖謂之已亡可也而君臣上下猶不免守故常存文物乃欲殘剥餘民洗削遺利將以填吏胥市販之口養無用之官而殿下與將相大臣亦不能享其厚利徒受覆敗之辱不亦左乎目今三南財賦刼刼無餘而雉貢物可以變

通均作米布取其半以供軍需又減省百官三分之二裁定使喚吏役一司不過三四人郎官自行文書亦不至廢事收其祿料亦可以佐軍費也然而貢物變通之難常患闕其正供官吏減省之難亦恐失其人心此在平時誠難創革今也　廟社播越吏隸渙散士大夫奔競仕途亦不至於前日之甚此正因勢變通之會也

癸酉四月在鄉辭職論事疏 佚尾

伏以臣以老病偏毋之故從前冒上章疏猥蒙　恩數已非一再而今茲所被　聖渥又出尋常既寬其

肅謝之限而使得獲歸又許其覲病之懇而申賜藥
劑臣感泣惶汗不知死所臣之分義本不當退在鄉
曲又不合離違病母初意舁詣京師兼就醫治今見
母病甚痼盖由道途跋履添得勞熱元氣已竭而痰
塞頻數決難重為移動促其危喘且念臣叨冒見任
已逾三朔而其間供仕不滿一月往來之際徒弊郵
傳夸詡鄉里而已臣之前後忝竊顛沛雖不可彈記
然其情迹狼狽未有如今之甚決不可更延由限久
曠職次伏願　天地父母終始垂仁亟　賜鐫遞以
幸公私不勝大願抑臣因此伏念自　上方在調攝

之中而臣不得伺候於邇列輒以烏鳥私情仰瀆
恩造臣之辜戾至此尤大苟有窾啓之見少有關於
玉候將理之宜則亦安忍默然已也臣於拜辭之日
始聞昌慶繕修之所殿堂幾二百餘間又不止撤彼
移此將不免別有需用其所費殆不止數百同之布
千餘石之米其功課計至八九月之間而當畢此說
雖未知的否斟酌大略則當此艱屯之極不宜有此
興作而　殿下當前頭暑月尚不得離卑隘之宇則
其於　廟堂亟請營造以便調攝之初計不亦左乎
然若昌慶之外更無他所則此役雖晚勢所難已也

今之所以時　御累遷重役繼興者特以其前此臺論不欲　殿下之居仁慶故耳然臣請言其不然昔我　宣祖大王嘗以大亂之餘國力未完第　命先復昌德宮而其他則未暇及矣光海之初纔建昌德繼營昌慶多聚術士變易方位輪奐之飾纖巧之制更倍于前規雖名重建舊宮土木奢忕之端實自此始其後仁慶慶德一時並建而仁慶則別堂多數加有山亭水閣終未訖功其輪奐纖巧則大抵二宮等耳　殿下前日已御慶德迄茲十年矣而　盛德未沫民言無間今雖不得已而且　御仁慶有何玷累

（本有何下有別有二字）

而議者欲以樊張之諫處秦宮者擬之豈非泥古膠
常之見也然當初臺諫若知　聖躬調攝終不便於
畏隘之字而有此營繕則亦未必遽為此論也臣竊
聞　聖候所患似屬內傷雖用針砭得效

壬午冬擬上疏

伏以臣伏蒙　天恩得脫危途灣上之拘如在　輦
轂之下感激之私不足以言喻第臣本職及無帶
經筵春秋成均　宗廟提調之任久曠未遑極知未
安而此時上章辭職亦有未妥形勢因循度日而歸
期未定職事多廢伏望　聖慈併賜鐫免不勝幸甚

仍念臣雖陷禍阱尚忝宰列苟有聞見懷抱不得不達故敢因此附陳不勝惶恐然於國家刑典不無少補亦非臣之私言一行之人皆以為然矣臣竊聞義州府尹許積之言所探賊娃家文書中有其父李晉英事發後通書數丈皆勉以忠義切勿亂言之意聞者莫不感動皆以為此書所言與晉英平日所行不類到此地頭有此訓誡之辭非此間從史之人之比人情咸望國家或有格外　恩典朝廷取見文書從容處律似為得中其他事機之變已具於宰臣李景曾等馳　啓中非臣所當言臣不勝為國眷眷之誠

謹昧死以聞

甲申八月疏初草未款

嗚呼國事之誤非一日之積自先利後義之論勝而庶官不得人自容身保位之計熟而廟堂無建白馴致股肱變為鳥獸生民盡於水火此何等時世耶今則廟堂大臣偷安尊重而不悟銅馳荊棘只在歲月之間比如萬斛之舟維楫不具衣袂不補縱之風濤之中而梢工醉倚柂樓嘯傲自若反笑絕叫者為愚狂也臣知周顗之流涕比之王導之大言則戚矣桓冲之深憂比之謝安之矯情則智矣卞壼之執

吝比之庾亮之虛曠則忠矣故不忍不言而有此言惟　殿下憐察焉　一

乙酉冬擬上疏未脫藁欠尾

臣賤疾有加職事多廢冒煩陳乞獲免重負臣誠感激自幸茲欲更竭心力專意文史之役而屬此寒沍元症未解雖扶曳出謝勢不能刻苦程課臣竊惶悶焉第臣於意外有大未安於心者不得不自曝於天鑑之下尤不勝惶恐臣竊伏聞前日　榻前右議政臣李景奭有所陳達而旁引臣言為証自　上亦有下問之語臣雖不能詳記與右相言者所懷則有

之矣移宮　命下之後臣聞臺諫欲為爭論以為因病患移御之舉自前有之未知以何辭論列也俄見臺章則似以分宮有獎為主意及有　嚴教之後以內間証候未能詳知為言而惶恐引避此則臣以為不然也　中殿所患之症外間皆已聞知不應臺諫獨未詳也顛癎之症謂之篤疾此乃氣血俱敗所致非如癩瘵疫癘從外而入易為傳染也非但醫方所不戒以理推之亦當然矣特以國俗深惡其症無異癩瘵避而遠之者多矣臣自少至今見親族朋儕間至於為侍從清班者或有厭症而相與之人或避或

不避亦有通飲食而不忌者此則係各人好惡不同而然謂非傳染之症則人皆知之非臣之獨見也臺臣既被不念　君上之嚴教則引避之時非染一款則似當分釋自解而其　啓辭有若前所未省承　聖教始覺者然則有乖於勿欺之義矣其時臣以銓曹公事往見右相則右相言臺諫方被　嚴旨吾欲陳劄伸理而姑待其處置結末云云臣之非染之說似發於其間矣臣若入侍言及則亦當以此意上陳不唯謾語於相臣也臣職忝帷幄叅聞國論若有大關係得失則雖疏章可也今此　聖教中一節若在

可辨而亦非急急喋喋者也茲者相臣舉臣為証而臣之當初所懷則似未盡上達有若臣僻見私論而不先陳於　君父之前者則臣若有罪然臣實惶恐略陳曲折伏願　聖明察臣所言初非僻見私語而深留睿思則相臣所証引亦不歸於虛矣又臣前於辭職疏中言及有欲判正科式徒取多士疑謗等語此是臣苟忝文衡有所不堪之一也非有不安於建白不行之意也伏聞前後　下教以該曹不即回啓為非似緣臣措語踈率而致然科式判正事目幸蒙　判下該曹前後試官略已舉行韻律之式也惟

傳恐作轉

是近代以來士習莊老縱橫之文制策之字浮誕支蔓全失雅正體裁以之登第不足朝廷辭令之用臣甚病之而試官專取其文字異常置之前列使之傳相慕效其弊極矣頃者取其尤無倫者榜示館學仍以示罰舉子口衆疑謗交起臣實自咎且因臣年老才盡決難苟當文衡乃敢並舉而請免非有所歉於他人也文章之體與世道升降亦難於一朝變革臣之欲少更張其亦妄矣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三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四目錄
劄
己巳九月司諫院劄
癸酉九月玉堂劄
庚辰二月陳時務疏劄
辛巳春請修史辨誣劄
論水軍樂生獎端監司久任劄 此劄失正本多缺誤處
啓辭
丁卯三月分朝罷還後 啓辭
爭 追崇奏請合司 啓辭

其四

出仕後再避　啓辭

乙酉八月成均館　啓辭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四

劄

己巳九月司諫院劄子

伏以臣等俱以庸懦素昧臧否雖忝清顯有同聾瞽其於時議之情變已事之是非實所未知不敢強爲之說第見比來朝紳之間氣色弗靖　御批差除旨意非常此人材進退之機邦國否泰之本臣等以言爲職不容緘口略陳一二冀以裨補闕遺伏惟　聖明勿以朋比之說視之朝廷軫念民事慎揀守令無用侍從交差此固清朝美事也若秤衡失當寄任非

誠以譴罰行遣則不但人情危懼受任之人亦焉得以展布施措乎張維官經冢宰方主文柄大臣之次貴臣之首也雖有所失自當退之以禮羅州是四品官得除之地賓候都事亦居其上郡縣鎮堡視爲等夷其禮貌文牒之間卑辱甚矣若昔唐宋貶官雖下至於司馬司戶然而不爺書公事受員外置祿則是於尊貴體面無大傷損堂陛之制古人豈不致謹今維之貶官謂之前所未有非過言也朴烜俞伯曾等久淹下邑甫還侍從守令交差豈無他人今者次第特除　聖意不無譴怒此朝紳之所以疑駭士論之

所以傷沮者也臣等竊惟　聖意特外此二人者豈不以前日分黨之說有以啓之耶夫二人者交遊之間論議頗峻其所取舍是非不能盡合於羣情者容或不免謂是時論之過激者則近之矣謂之分黨則殆猶未也自昏朝變亂以來士大夫不樂進取惟懷蔵遁及遭　聖朝前後懇惻之言每以朋黨為戒已分之黨尚欲保合設令俞朴之論自欲標榜相異清朝士大夫孰肯與之分背而相踶乎況炷等始初只因糾摘一二人而有過差者遂有分黨之說若平心相處自當日遠日忘無復痕跡耳縱有新出浮薄之

說臣等決知終不為　聖朝患也頃者大臣　搨前
啓論羅萬甲之意不過欲補外而裁抑之聞其在私
第所論亦不過欲姑停銓望仍試州鎮而已大臣平
章國事任怨盡言則其有不罄竭肺腑者乎其有不
斟酌輕重者乎今　殿下不徇大臣之議罪之加數
等延及漸廣鬧端橫生反使大臣有所不安此果合
於鎮定調劑之圖乎雖然萬甲張維之行朝廷既已
力爭　聖仁自當徐察炡等之出非大端枉屈則臣
等又安敢保惜庇護以滋　聖明之疑耶獨有區區
私慮過計願為　聖明畢之　殿下惡朋黨而欲去

之此甚盛意顧其所以去之之術恐未盡也唐文宗謂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夫以萬乘之威驅逐數十書生何至甚於去強寇之難乎顧其勢終有所甚難者何哉人材之難終古所嘆自古士大夫被朋黨之名者多是聰明材力為衆所推之類也若其君相果能裁成保合不使潰裂則雖於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終不害其為大同也如或只擾朋黨之名而務刮絕去之今日逐一人明日逐一人今年去一黨明年去一黨則朝著之間人物掃盡其所登用必不過依阿不材之徒則雖謂之國空虛可也昔蘇軾議王

氏同俗之弊比之於瘠地之黃茅白葦去黨之難亦何以異此大抵士論之携貳乃國家之大不幸其賢邪得失之跡未易明也若牛李之是非元祐之三黨非但當年不能平後世亦不能定設使盡去其黨則李德裕之政術程伊川之正學當並在棄斥中矣其於世道何如耶若我朝朋黨之患則有由來矣銓郎柄重國政下移新進氣銳易生瑕釁此實百年流弊反正以後猶未盡祛者也惟　明主與廟堂心膂之臣講論一代賢才妍媸短長無所遁隱然後培植而裁取之品藻序列任之勿疑則豈惟朋黨色目自底

消滌實亦天地交泰之會也惟　聖明勿以人廢言則朝廷幸甚取　進止

癸酉九月玉堂劄

伏以　宣祖大王快雪　祖誣重新邦運其時既已再上尊號美大之實隆顯之典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萬世垂示而有辭矣不幸光海之朝姦兇煽亂愚弄君父恣行諂媚光海前後六受尊號羣臣有十二功臣之議其上下相賊名實無倫有如此者而循復肆其欺慢上及　祖宗乃以昏狂濫僞之舉推本於　宣祖功德凡再進徽號俱屬無

擄其所謂丙辰追號者因許鈞卞誣事也鈞用贋作野録以草本鬻市仍為買出以来其中兇言悖語誣罔 聖德有臣子不忍聞者皆自揑撰形諸簡編眩惑 皇朝有若真有是事者然然後與爾瞻等共為辨奏以此自凝 先朝光國大勳者實天地所不容之大罪也復以此歸美於 先朝欲以掩其滔天之惡自附於崇奉之孝吁亦惎矣至於辛酉追號者蓋因通虜之疑遣使辨釋者也其實當初大將先受內旨漏洩軍機因此款虜遂與通好事迹黯昧無可辨明而循例辨奏循例 勅諭有何可紀功德而光海

既受尊號復以此為一宣祖至誠事大之效疊上尊
號尤極無謂況其所上十六字皆為光海自贊功德
而推為　宣祖遺慶之意實無所預於　聖德神功
辭旨淺近文字贅剩非所以為太上之稱至尊之典
也徒以矯誣　祖宗瀆慢　神位則　宣祖赫赫在
天之靈豈肯顧享誕受而尚復忍言之哉臣等竊聞
反正之初已有釐正之議而或以為改題　神主有
所未安故公議愈激而未敢論列矣今以　主題違
式將有改題之舉伏惟　殿下敬奉　宗廟隆孝盡
禮既有誣慢之稱宜有刊正之舉請　命亟申該部

收議大臣毋使　宣祖聖德神功久受非禮之號不勝幸甚臣等忝在　經席久聞羣議之鬱激不得不冒死陳達取　進止

庚辰二月陳時務箚劄

伏以臣有淺劣見聞雖已論於　廟堂而知其不中用矣顧於此時素食尸職為罪亦大每思一入一縮前悉陳所懷而止今者自外上来竊聞頃日　便殿引對之舉而臣私故久滯失此盛際臣實嗟恨不忍終默敢此略條大段如左伏惟　聖慈虛心洞察焉臣竊惟西南禍釁雖不可測目前事勢必無所惡而

近来川渭地震水赤山崩之變出於畿甸至近之地決非偶然之徵稽諸往牒叅之時勢則民窮盜起士崩之患似在不遠意者西犯之後沿邊被創匹夫或逞仍為亂崩未可知也臣下鄉時目覩閭閻十家十空只用椽實救飢及聞春稅令下次第流散剽劫閭發良民亦然又聞下道沿海一空決難還集汲汲之狀甚於丁丑喪亂之餘其所以然者非但連年災旱所致實由徭役繁興推剥到頭故也竊見徭役之興如歲幣客使等役勢不可已至於崇用貪殘之吏輒興浩大之役以致財力之竭奸蠹之滋則專在廟

堂注措失當此固不可已乎南漢加築既失燒棧之智今已生梗歸於虛着矣架山之役一道蕩涸然以之禦倭則倭兵攻無堅城竊發零賊又不深入以之禦虜則虜豈越數千里專攻彼城乎今又起邊山之役欲開大港以藏船艦一年之內港必淤塞其他繁費亦當浩大連陸防海有同崖山形勢其汲汲動役之意臣實未曉也惟是　廟堂力主此論任事之臣欲速完就排斥異議如待仇敵雖因此馴致大亂殿下何從而聞之乎為今之計莫如安民貯蓄次之變通軍政又次之然事已恶矣軍政未易即變惟

殿下一念斷決轉禍為福專以安利元元為大規模必揀得最難行底善政而行之揀得最難捨底弊政而蠲之庶幾上答天心下聳人望然後亟下哀慟之教深陳措置之失進用疎遠敢言之士置諸臺閣納用彈論蕩除貪殘之吏廣開薦引之路務用廉謹專意安集則民之解懸息肩專在於此　殿下宜自主張博詢熟講期於百不失一方可十得一二此事雖極難然而不得弗措日以為事則終必丕應徯志矣伏願　聖明深省焉　東宮迎歸之請　廟堂誤事之罪臣亦與焉然臣竊見當初論議只緣滿胡葦揶

揄催迫欲為他日執言之地而已彼既轉作把持加索拘質則自此不送元孫措辭有裕彼雖因此不許東宮還覲必不至大段生怒大君相遞自如前計終必無碍而其時蒼黃奏覆不能盡言竟至曲從其請更無餘地　廟堂之失到此尤大今之處置莫如因此遜屈之極送質之重專力生聚漸圖富強然後雲蒸龍變自有其會而方且毒民殫財抄兵繕城有若朝夕違拒者然此又失之大者若有意外不測之變則去邠之安危專在人心之向背近道則曾所行都已足遠道則舊築城壁亦多何可日添駢枝重失人

心乎古之所謂保障者豈築城浚財之謂乎抑臣之所先憂則有之　儲君邈在異域輔導保傅比前甚踈至於陪侍策應之事亦在所急而館所宰臣只有兩賓客位均勢敵似不免論議異同臣意只送賓客一員更置貳師之官擇遣重臣則庶幾　東宮有所尊敬倚仗宮僚亦有所統攝主斷患難之增益事機之酬酢不亦順乎又聞館所臣僚居處衣食之苦甚於絶塞戍卒如臣等輩安居美食聞之每切慘傷愧惡而　廟堂之臣亦已入往目見口傳之說則皆是矣至於資送之條則裁削操切如視重囚此豈自

上體羣臣之道同朝共患難之義乎臣意朝家宜別作調度加有資給且許家人加送卜馱使得間喫稻米稍近滋味則可以免致傷病得全性命伏願　聖明財處焉城中所謂局出身者聚黨作孽久益難制至於歐打士夫刼取婦女雖其將領不免逢辱此屬宜從勤勞本非驕兵緣朝家處置失宜揭爲別樣名目又薄其廩料苦其番更使人指點視爲卒伍故失業懷忿漸忿弗靖耳羣議皆以爲亟罷此局使之各就所業則便無事矣而將臣利其技能不欲全捨臣意此輩姑令分屬　宜衛軍官如他例給料分番名

初本御作营
初本最作甚

品不別出入自便必更自愛重而不至階亂此則行之不難矣諸道山行炮手不屬於軍伍者甚多此輩之日盛似關於氣數若盡爲國用則大善矣或散亂不收轉藉寇盜則大不幸也臣意宜令各邑嚴加查括凡以銃技行獵而姓名不在軍籍者皆論以重律則御軍可以漸廣而閫帥邑宰亦可得牙兵爲用矣但此事行之有二難巨室庄丁此輩最多難於盡搜則法不能行一也官吏承風侵暴號呼則人不能堪二也宜令監司主管着實行之　廟堂別加檢防幸甚今日西事不惟被驅從行亦難全師獲還天怒人

初本望下有者字

怨禍難之作理宜必至然於是非利害之間尚有周旋之事二三宰臣與邊臣熟議皆以爲有順便而無漏洩之理又以爲脫有不虞曾以犯島取信於彼自有卞釋之路當事之臣且欲自當自任其非踈誕明矣然此是極秘之機當因應於虛無而自　上乃於召對廣議宣露已甚羣議亦豈有歸一之望乎今幸不允之　旨播於羣下此又可乘之機會也伏願聖明更加三思焉右數條所論非臣臆見實群情之所顒望也第緣士論敗事朝廷懲創太過凡論事之稍倚於是底一邊者舉在忌惡揮斥之中雖勳賢宰

輔赤心憂國之臣猶不免眩於衆口不察名實之歸臣言之用舍固不足道區區竊恐　聖意亦有偏係先入之漸此毫釐千里存亡所決之幾愚臣耿耿之憂秖在於此伏願　殿下於靜攝之中虛以待事一以知言擇善爲務焉且機事宣洩爲當今大患臣之此劄實恐有害無益伏乞　留中勿下如有一二可採別用　特旨降行幸甚取　進止

辛巳春請修史辨誣劄

臣伏以史者一代之典章萬世之龜鑑是天叙天秩之所寓民心士論之攸繫國而無史非國也史而不

公非史也昔宋高宗之南渡也行都未定和戰未決
搶攘甚矣而隆祐太后首請改修國史以辨宣仁之
誣高宗仍命史官范冲因舊改修謂之朱墨史當時
大儒張栻以爲此撥亂反正之大本則此非國家第
二件事明矣臣竊惟我東文物之備人材之萃莫盛
於　宣廟之世雖守義遘亂既崇而圮天心克享邦
域再奠斯莫非　聖人殷憂之所啓而事機之變締
構之效無非可傳於後世者則簡冊所載宜莫詳於
此時也而不幸廢朝間之姦孽擅命奇自獻爲揔裁
而李爾瞻朴楗等專任撰修陰削舊錄自加誣筆是

非名實一切倒置凡爲爾瞻所右者五六人則飾爲
虛美擬諸聖賢此外名臣碩輔道學之士與其素所
睚眦牴牾之人則憤辭醜罵舉加以窮奇檮杌之罪
至其末年所書柳永慶鄭仁弘等事則敢爾滓穢
日月之明掩蔽　天地之大正與童蔡之誣宣仁同
一姦軌尤非臣子所忍言者史庫之蔵外人雖不能
偏窺而前後實錄考見之時史臣目見相傳有不可
諱者誠千古史家之一大變也臣謹稽癸亥反正之
初筵臣李睟光任叔英等即請修正　聖旨已俞明
年春相臣尹昉宰臣徐渻等相繼申請皆蒙　允許

俾速舉行伏惟　聖意委重此事無以加矣而國家多故有司惜費光海日記亦經踈率僅就館閣大小臣僚牽掣時務未遑文事因循忽忘以至于今而每經變亂則史庫遺文及野錄家傳之書湮沒殆盡今又老成掌故之臣死亡廢散在朝者無一二若更數年則如臣等輩亦必漸次就木耳聞目覩便成異代而誣史遂行矣夫惟國可滅史不可滅者古今之至論而今也國未亡而史先亡加以誣罔之筆汚衊盛美千載之後永無湔洗之望豈非我國臣子後世無涯之痛乎臣曾與二三相臣論及此事以爲開局京

師聚集蔵本一時修正計不過數月可了云則難者以爲時艱之際財費重大許多實録久置京中脱有不虞恐歸全失臣又以爲收拾野言家録折衷筆削付蔵史庫亦是朱墨之遺意而難者又以不大湔洗止於小補爲歉臣亦空言妄想而已不敢自任力贊到此地頭年衰志喪萬事茫昧而惟此一念刻心未忘常恐倏先朝露吞恨入地敢冒萬死復陳一得焉目今國力蕩竭時勢抗捏修正舊本之舉則誠難措手惟有便宜可爲者及此野言家録未盡散亡委定文學博古之臣堂上堂下各三四員皆以實職兼春

秋而特以一大臣領其事就一閑處開局設庫令該曹計支紙筆而仍定筭員逐日計的勿令濫費抽出各司剩濫書吏使令輪回定數以備使喚守直俾無別添廩料之費且此非史筆藏秘之比凡書寫之役亦以吏輩善寫者抄定分書則亦無加費矣編緝凡例則首先求訪士夫家所藏記錄而外方則以都事兼春秋博訪民間集聚上送然後稟裁于大臣取其不謬于是非名實者以爲一類又取名臣善士碑誌狀傳略倣司馬光百官表朱子名臣言行錄以爲一類則雖其牧集之間當貴時月刑定之役則計不過

初本上者字下有之二字

數月可完又取　先朝名臣大儒文集有關於典章者　祖宗朝當時著述並藏史庫之例一體付傳則庶幾一代典刑尚有徵於來許矣古之著述之士有以匹夫之力完就數百卷史記者前古修史者出於干戈搶攘之際者尤詳且明不惟范氏史爲然者無他焉中原專事文獻君上亦重之必委屬一二史臣俾伸其志卒其業故歷代史記光明照耀如彼其盛此非外國所企及也惟此　先朝誣史關係大義決不可付之悠泛致有罔極之玷辱故臣不避譏嫌冒陳誠素伏願　聖明垂察惕念下詢廟堂速賜裁處

不勝幸甚取　進止

論水軍樂生弊端監司久任劄此劄失正本多缺誤處

伏以臣於丙子春夏間忝冒備局有司提調適屬廟堂因尹煌等上疏收議變通之擧臣亦隨衆獻八條一不見採故不得徹聞於　聖聰矣其中二款乃水軍樂工等役去弊事也大臣以爲此二事雖極痼弊從前不能變通未可輕議而置之其實則獎之極者尤當先變其事實不難變通也臣已與曾經水使浦將入及掌樂院前任人員及時任樂官等反覆熟議然後敢獻變通之議利害明白不啻指掌而聽者

忽焉則以臣人物才術原不合論建國事故也臣之所見樂生奉足之獎由於掌樂院之富水軍應役之苦由於水使之貪也掌樂院之富官吏所喜水使之貪軍卒所苦損其富而無害於國饒其貪而有利於民只在以公滅私之間此豈難變通之事乎樂工之事今姑不暇細論今見通信副使趙絅　啓辭則以水使兼守令者是臣丙子議也夫水營乃一道大鎮而實無所資用朝夕支供膏沐之資炬燭之微不免責辦於水卒則朝家雖限定所捧匹數其源既開而安能障其流乎今海邊守令例以武人除授而不擇

其人廉貪相半然其邑之殘盛完毀與文官所守無甚相懸若水使則朝廷頗有意掄選此豈不合於一牧守乎若依京畿例以海邊饒邑爲水使兼任使之自食其邑而凡干用度一切不許刻軍則水使有自足之路而貪帥虐卒之狀可易審察禁斷不至於如今橫恣矣水使既正已私則愈萬户之濫徵者亦易綱紀檢勑種種之弊十去八九伏願 聖明特令廟堂商議處之幸甚臣又見前日大臣 榻前獻議則欲以監司率眷久任者其事與此相類而自 先王朝因儒臣唱議已試之事也臣亦泛聽此議以爲好矣

今更思之有不然者以時不同故也在昇平世士大夫家有恒業廉恥篤厚自文臣寺正以上憚於出外嫌於求官故銓曹得以公選其人惟不安於內漸謀引退者或自求以出此皆一時名宰官經吏兵堂上兩司長官者往往有之故黜陟嚴明而綱紀立矣自壬辰之亂監司專捴軍務別有營儲不復以黜陟為任偏於貨殖閭與守令交私出沒威重大損而朝廷亦以將望為監司而不以名勝第一流處之其有縱弛不才者則雖空其庫而輸于家朝廷莫之知也當時　廟堂不察此理益之以設營久任之權衙門一

闢饕孔四出民瘼橫滋國言喧藉終至於革而仍舊此非　先王偶然作輟今則士大夫視內職如苦海火坑監司有窠顯然力求至於州牧之求若碎首矣其名雖若引退之漸而其實未必然也今若率眷久任則爲親缺之類皆所樂赴求者益衆則竊恐　廟堂亦眩於用捨也臣非以自己意見以梗大議區區缺以一得之愚並爲參詳必得其人俾無後悔爲便也且臣之口談便宜面亦赬羞只緣例兼備局缺署公事屋下之談不敢含嘿於　君父之前偶曰趙絅啓辭竊恐回　啓之時或未在坐缺取舍之間致有

未盡故敢此冒昧剴陳不勝惶恐焉

啓辭

丁卯三月分朝罷還後　啓辭

分朝在全州日兩湖軍兵沒數上送大臣相議設科者急欲廣取武士以爲繼援之兵非但爲慰悅彼道士民之計也但其所取者在家無故之人至於兵使所率勤王之兵公山錦江把守諸軍則不及来赴今者渠等呼訴以爲漏名閑卧者反得大科辛苦赴征者終不得參以爲至屈其情理則果然矣大臣當初非不念此緣事急不暇顧欲待後日狀　啓處置則

分朝遽回故渠等尤缺望大臣之意欲遣官試取其未赴之士合于前頭大科以爲便當故敢　啓臣前日陪行在湖南時三道軍兵沒數上送檢察使沈器遠亦欲率錦江所留之兵朝夕進征東朝扈衛只有京炮手百名若上道之兵戰或失利則潰散者不可復合號召使軍兵皆校生忠義之類決不可用號牌已罷更無按籍徵發之丁道內軍務委托於體府體府亦無奈何不得已臣與檢察使臣沈器遠等相議以爲我國官兵到處潰散者實由兵不素練終是白徒而爲將帥者又不能身冒鋒鏑爲士卒倡故也仍

欲以厚賞募得壯士數百可合將領隊長之類者親與結盟鍊才危急之時以此人等號集潰散使各自將自戰敗戰則勦零賊合戰則當大敵不獨爲倉卒之用亦可爲久遠之圖聞者皆以爲然臣仍稟于大臣則大臣亦許卽面達東宮允下而顧無厚賞可以充募見撫軍司有募粟賞格職帖及免役帖仍以其帖爲賞格成事目達下知委于各道牙門其時賊報方急應出者絶少惟全州近邑臣聞見相接且親爲激勸稍稍有来赴者臣連續試才或擧重挽強或超距騎射其絶倫者爲上格先給若干賞帖其次依訓

鍊都監例姑以軍需木疋充賞其不中格與諱才不願者皆卽罷遣以此十得一二合得一百三十餘人方造給甲兵逐日教鍊且山尺炮手漏落者極多其人本無定居或爲守令私庇臣亦多般求訪使轉相引来續續有應者亦依次格例行賞若徧行此法於二道則可得數千精勇而旋聞和事垂就遂弛其令未久臣陪行上来罷使歸農其遠邑續来之人委令監司勾處又以體府別將吳繼一留住同管臣念此軍雖甚零瑣其規模造端初非偶然且旣作還輟恐杜後日招募之路不敢不 啓達以待朝廷勾處且

臣初陪行事忝受贊畫之任今分　朝已還體府自有贊畫使臣所帶贊畫之任乞卽　令減下惶恐敢啓

一爭　追崇奏請合司　啓辭

禮者天敘天秩之謂非人私智之鑿也人君之奉先追孝禮之大者苟有一毫之未盡則神道反有所歉而天秩或幾乎紊不但取駭於民聽貽譏於後世而已三代禮義布在方策親親尊尊別嫌明微靡所不有而繼世之君追崇之禮則絕無經據如經傳所載祖是人而不祖公子其尸服以士服等節文乃是聖

初本援作擾

賢深慮禮之未失曲爲之防纖悉畢詔如此其於追崇之非禮斷可見矣　殿下反正之初卽議崇奉之禮當初一二人喪制之論雖與朝廷定禮相左至於追崇二字則亦未之言也今以　殿下之明聖當中興之盛際凡所舉措動法古先而獨於　追崇之舉棄禮經之明文援近事而爲例欲以非禮之禮爲顯親之典不待國論歸一而徑奏　天朝大臣之論列臺閣之爭執舉在揮斥之中卽此舉措之失尤非所望於　聖明之世也請亟　寢奏請之命

其四

臣等將　追崇典禮之失累牘陳列辨論已盡辭繁而　批旨益簡誠竭而　天聽逾邈相顧欝抑若無所容焉　宗統至重　廟禮至嚴　奉先乃百度之本全孝爲萬善之源其隆殺壓降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於此而不盡其禮爲乎盡其禮哉況　追崇之舉後世未失前史所載未有不取譏評者今　殿下不問義理之如何不待論議之歸一直欲禀奏　天朝爲一着句斷之計此何等大禮而處之若是其苟簡乎況　中朝自陸學之行道術分歧程朱定論或見剽剥張桂之徒蹈此瑕隙售其横議強定一代之

變禮初非百世之通制彼宋獻之所學雖未知其淺深觀其議禮之說似以嘉靖之變禮爲正則此不過張柱之支流也設使　天朝視以外服許以變禮海內知道正學之士必以爲我國禮義之實猶有未盡　聖上仁孝之德猶有所歉豈不可懼哉豈不可惜哉請亟　採衆論快　賜一俞

出仕後再避　啓辭

臣論事失當連被　嚴旨引嫌退伏恭竢誅譴　聖度天大許令出仕臣當冒死供職顚隮爲期惟是昨日之　批至以欲必勝爲　教噫人臣進言虧勝於

君上是何等罔赦之罪乎臣性本柔懦雖朋友間些
少可否亦未嘗爭較況此　國家大禮臣初不主張
全昧講說幸忝本職隨叅公論吹竽之混內實自愧
其何敢有一毫強辨必售之心乎昭穆之辨初非合
司之本指轉輾至此再勤　清問惶蹙隕越不知死
所伏惟　聖學高明考據已詳而臣等淺昧不曾剖
釋對揚　啓辭草率無以仰助　日月之明昨日臣
倉卒引避略舉前見而全欠條理轉致　聖意煩惱
臣之罪悔至此尤極顧臣區區愚見昭穆只是二名
而分爲四位非如四親之有定稱故朱子深非陸佃

之說曰昭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不爲父子之號也又曰非是謂之昭即爲王考謂之穆即爲考也此則昭穆名義之証也若祧遷之禮則先儒之說甲乙互爭適從爲難惟程叔子之言曰如吳太伯兄弟四人相繼若上有二廟不祧則遂不祭祖矣故廟雖多亦不妨此則昭穆不以四親爲拘之一證也朱子雖有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之說及作周廟制度至懿王以叔繼姪則朱子亦不得守其正禮不得已而以繼立先後爲序或當昭而穆或當穆而昭此亦不專以四親序昭穆之一證也以此

仞本自下有有字

推之則魯僖之繼閔公漢宣之祖昭帝唐宣之嗣武宗也其廟次或當居考廟而居祖考廟或當居曾祖廟而居祖廟或當居考廟而居曾祖廟盖自兄弟爲一世之制代數雖無增減而昭穆或有多少遷易之不等勢所然也且以近事明之則我　明宗之世仁宗居禰廟故　中宗以禰而居祖廟至　明廟上祔然後昭穆復正由此言之則父昭子穆禮之正也繼世或變禮之權也原臣愚意今之國論既以　成廟之祧爲尤未安則或冀　聖明從厚變禮不拘昭穆之常而有所裁處也至於高曾祖考之名不可以

繼世移易者漢晉以来皆有明攷今制　仁廟稱皇伯祖考更無可疑頃来稱叔之論禮官不取蓋以此也此則臣聞見已熟豈敢贅說只緣臣誠力淺短詞語荒澁以致　聖意疑臣妄為瀆告之地種種顛錯皆臣自做死罪之外更無所達將何顏面更厠臺侍請先　賜鐫削臣職

乙酉八月成均館　啓辭

臣等以大比初試將近故聚試士子賞給紙筆仍念近来科文體制殆不成章狂瀾之倒雖未易障國試事體不可一向任其紊亂故就其易禁易行數事略

爲條列榜示多士而但念考官各肆臆裁取舍不同
難以一切整飭敢此別單書　啓以備試取時事目
若蒙　判下該部施行則庶可着實遵依不勝幸甚
又有大於此者春秋一經乃聖王經世之大法邵子
取象分配四時程子所謂處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
為君父為臣子皆不可闕而不學者也此經廢興關
世教隆替胡氏傳序盡之矣我國故名相李浚慶以
經術致相業而尤崇尚春秋奬勸士大夫至於刀筆
胥吏皆令學習此豈偶然之知見哉近来士子專廢
春秋前年大比應講者十數人而登格者僅三人今

初本秋下有傳字

又聞居齋治春秋之士僅三四人皆老衰鄉儒後生則絕無學之者原其所以然則周易舊患口訣之艱今則口訣改本讀之甚易加以近来科文好為新巧詭恠易文則捷於剽竊故學製述之士雖不讀庸學先學周易而春秋則汗漫多帙讀之必費歲月考官又責其盡誦雖誦之而不入高等其得失視周易懸絕以此業之者漸怠而將盡廢焉豈不寒心哉竊念易傳初来東方無能講解者其後師門稍闢而學者猶謹重不敢輕易闕藩故應講者無之　祖宗朝使之倍晝以勸之此非法典所載乃一時抑揚之政也

今之春秋學廢倍甚於向時易學之廢而不知為之變通者過也臣植向為此憫嘗於上章中及之而朝廷以為易則難讀春秋則易學而詘其說若然則何以舉國許多士子中治春秋者將絕而學易者滿場皆是耶此甚不通之說也大抵易學應講之多如此實以其講義壽倍晝也今以易之倍晝移換於春秋則必漸有應講者或云當去易之倍晝則自然治易者減與春秋等或云雖不去前定倍晝但加春秋倍晝則士子必學之不廢矣此事緊要且急不宜放過因循使經世大法一朝湮晦於世請令該曹覆議施行

何如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四